

大家好！我是刚才被介绍到的原静子。

因为我母亲是遗华孤儿的缘故，今天我被邀请到这里。对此我深感荣幸。

其实我对用日语写东西和说话都很没有什么自信。更别说用日语演讲什么的了……，最初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事。

从半年前开始，我就为今天要讲些什么苦思冥想，想了很多，也写了很多。

得到了周围很多人的指教和帮助，开始一点点做准备。终于今天可以站到这里了。

不过，第一次站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，我现在觉得真是很紧张。

本来我是个很开朗的人、喜欢讲开心的事。因为说些笑话、放声大笑，这样来讲话的话，自己和周围的人都会情绪高扬，大家的心情都会变得很愉快。

但是，今天的主题是，在战争中出生的遗华日本人。有了战争这两个字，无论如何也难以开朗起来了吧。

我说的话比较长，话题也比较灰暗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

那对不起，原谅我的失礼，请允许我坐下来讲话。

首先，请允许我先从我母亲小时候的事讲起。

我母亲到满洲的确切经过无从得知，只知道 1945 年战争结束时我母亲在齐齐哈尔。她记不得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和名字。所以不知道我母亲真实的年龄。那时，我母亲大概有 4 岁左右的样子吧。

在苏联军进攻后的逃亡中，我母亲记不得为什么自己的父母不见了，听说意识到的时候就只剩下她自己一个人了。我母亲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拖着瘦弱的身体为乞讨吃的东西四处走来走去。

累极了，我母亲就躺到了一家中国人的院子外面的台阶上。那时，路过那儿的一位少女给了我妈妈一个馒头。我妈妈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，一边四下看着。因为再也没有别人给吃的，所以我妈妈就硬着头皮跟在那个要回家的少女的身后。

那个少女看到我母亲膝盖和胳膊肘都受了伤，裹着到处是破洞的日本式的浴衣，觉得很可怜，就把我母亲带到了自己的家。

可是，那个少女的父母一看到我母亲，就非常生气地说：“你怎么把个日本人的孩子领回家了？”，那时连家也没让我母亲进去。可是，看到我母亲没吃的没住的，还被中国的孩子们欺负，少女的家人就把我母亲带回家抚养了。

他们就是我母亲的养父母。在养父母家里，有把我母亲领回家的 18 岁的女儿和一个 16 岁的儿子，听说一家人都很善待我母亲。在当时还是很稀罕的事，他们还让我母亲上了学。

但是，大女儿很快就结了婚，离开了家。后来养母也病故了。我母亲 6 岁的时候，那家的儿子也结了婚。他们的孩子一出生，我母亲的处境好像就突然变了。

那个儿子的媳妇对自己的孩子们都非常好，可是好像对不是自己孩子的我母亲就不能一视同仁地善待。

因为有过这段经历，即使至今，我母亲好像在还认为“自己不应该吃好吃的东西。”

长大后，我母亲当了国营企业的会计。然后，1969 年和我父亲结了婚，随后搬到了我父亲的老家黑龙江的牡丹江市。1971 年，我在那里出生了。

在牡丹江市，我父亲有 9 个兄弟姐妹，亲戚之间经常相互走动，总是很热闹。

小孩子的时候，每年春节前后，为了回去看望我母亲的养父母和哥哥的一家，母亲都会带上我换乘好几次火车，花上 19 个小时去齐齐哈尔。我母亲的养父，对我来说是非常和善的姥爷，另外齐齐哈尔的亲戚们对我们也特别好，每次都很热情地欢迎我们回来。桌子上摆满了好吃的饭菜，大家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，到了傍晚，很多的亲戚聚集一堂，聊天、打麻将什么的。

上中学的时候，我父母两个人每天工作都很忙，父母回家晚的时候，我就往炉子里放上煤炭生火，做些自己喜欢的简单的饭菜，等父母回来。

我父亲是一家做衣服的工厂的厂长，在公司总是坐在最前面的座位上，大声给员工们发布指示。早上，也有公司的司机到家来接我父亲的时候。有时，公司的人来我们家，和我父亲商谈工作上的事。我想我父亲一定是很受周围人的信赖的吧。

1986年，我高中2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我母亲突然说自己是日本人，所以要回日本找自己的父母。那时，我第一次知道我母亲原来是个遗华孤儿。

我母亲去了两次日本，结果没有找到自己的父母。一年后，被日本政府告知即使找不到自己的父母，也可以回到日本，我母亲很是苦恼。

我母亲和当时一起寻找亲人的遗华孤儿的朋友们商量，还打听日本的情况。日本到底是自己的祖国，想回国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了。

养父和哥哥都表示反对，到了最后没办法也都点头了。

我父亲因为语言等的问题有些不安，但是因为日本是发达国家，在各方面好像都很先进，所以也没有特别地表示反对。

来日本之前我是高三的学生。有很多朋友，还经常到朋友家去，或是和朋友们一起出去，几乎都不在家。当时，迪斯科舞很流行，我在学校的教室里跳、在朋友的家里也跳。

我被大家说是手还算巧的人，自己做流行的衣服，也给朋友们做。还违反校规，烫过发、穿高跟鞋去上过学。当时，有点儿像不良少女吧（笑）。

有一天，听说一家人要去日本，最初非常吃惊，也不想去。不过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日本是个先进国家，在我的印象里有高楼大厦、高级车、夜晚霓虹灯映照的街巷，就像梦一般的世界。这样想来，心情也变得欢欣雀跃起来。

1987年，我17岁、高中三年级的时候，和父母、妹妹一起一家四口人来到了日本。

这时候，我父母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。

刚来日本时，我们先在福冈县的归国者中心学了4个月的日语。之后，由于保证人的关系，我们在福冈县北九州市定住了下来。

刚到北九州市的第一天，担任生活指导员的工作人员特意到车站来接我们。我们坐上了指导员开的车，打开车窗，令人心旷神怡的海风拂面而来。汽车沿着海边的道路向前行驶。

在蔚蓝的晴空下，美丽的大海泛着缓缓的波浪，向着宽阔的海峡流去。关门海峡上方那座巨大的桥梁展现在我们眼前，几艘船只在慢慢飘动。就像画里画着的景色一样夺目壮观，令人感动。

接着，穿过关门海峡下边的道路之后，车子就渐渐驶入了一条狭窄

的旧路，然后又开始上了一个大坡。后来，车子在一所很旧的市营住宅前停了下来。水泥的外墙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，有很多被黑色泥水洗刷过的痕迹。大概建了有4、5十年了吧。上了灰暗的水泥台阶，指导员打开了3楼的房间，我们就看到房间的里面放着旧的锅、碗、旧的被褥和用刺绣绣着别人姓名的衣服等。指导员微笑着用只言片语的中文说到：“这些都是别人给的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请用吧。”这就是我们一家4口人来日本定住的第一天。当时，我还是太年轻吧，想得也很天真。来日本之前想象的就算不是高楼大厦，也会是稍微旧一点儿的独家小院吧，没想到会是这么旧的房子，心情变得沉重起来。

指导员是位很和蔼的爷爷，有六十多岁，虽然语言不太通，我们在纸上写一写、打打手势，总算是能沟通意思。指导员很快就为我的上学的事担心起来，他说：“17岁，高中三年级啊·····，不会日语，工作是不可能的了，上高中也困难吧”

之后，又被说了好多事，指导员还在纸上写了一些东西。就在我和我父母都不怎么懂日语的情况下，不管怎么样还是一起先去见了附近的中学的校长。在中学的校长办公室里，校长和指导员谈了很长时间的话。我和父母几乎什么也听不懂，看着校长和指导员的脸，我们只能不住地点头。

这之后，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到小学去上学了。和背着书包的小学生一起上学，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但是被语言完全不同的小学生说笑，用手指指戳戳，感到很紧张以及深深的不安。那时第一次感到语言不通是一件这么痛苦难堪的事。和周围的小学生比，很明显我比他们都高一头，为此我感到真是很丢人。

大概上了两周左右的小学之后，我再也不想去上小学了，就又和指导员商量，坚决表示拒绝去上小学。这样，指导员就又和中学的校长商量，结果是我上了中学一年级。

上中学的第一天。学校把全校学生集中在体育馆来欢迎我。那天早上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中学的校服。换校服时，我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：12月的大冬天，下着大雪居然要穿裙子。在中国，冬天冷的时候都到零下30度，穿裙子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

我想，穿着裙子一定会很冷，所以在制服裙子的里面套上了深红色的厚的紧身裤，上衣的里面穿上高领的毛衣就去上学了。我一进体育馆，大家都用不可思议的表情向我这边看。同学们用手指着我的腿脚处说着什么，还有几个人一起笑了起来。“是什么做的不对、不好吗？”我一边想着，紧张得连路都不会走了。这就是我中学生活的开始。

日本的学校和中国不同，有美术室、音乐室，教室总是变。我一直记得，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我从厕所回到教室时，发现教室里一个人也

没有。没有一个同学的教室，就我一个人，我该怎么办？当时我真是感到非常困惑。老师们很为我担心，就为我安排了能一起行动的同学。这个做法是好还是怎样不好评价，因为一直和语言完全不同的人在一起，有时甚至会感到很痛苦。有一次，我跟着那个同学走的时候，她用两手在胸前做了一个×字，我被说到“ついてこないで（别跟过来）”。我不明白“いてこないで”的意思，就查了厚厚的词典。可是因为日语动词的词尾有变化，所以怎么查也查不到。但是，即使不明白话的意思，“いてこないで这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。这样的事是家常便饭。

中学2年级的暑假有游泳大会。我在中国是住在内陆地区，出生以来一次也没游过泳。但是日本人都会游泳。同学们站在游泳池的跳台上，姿势优美地跳入水中，轻快地在水中游着。

游泳大会要全体学生都参加，我也参加了游泳接力。4个人一组，我是第3棒。虽然很害怕，我还是小心翼翼地下了水。看到周围的人一个又一个地游过去，觉得非常不安。轮到我了，几乎不会游泳的我，稍微游一点儿就马上抓住旁边的安全绳，艰难地吸着气向前游一点儿，然后再抓住绳子，就这样重复这个过程。全校的学生都坐在游泳池的两侧，喊着“原同学，加油！原同学，加油！”为我鼓劲加油。

不能停下来。只能是往前游一点儿，抓一下绳子，再游，再抓绳子。终于到了对面的终点，可是连爬上游泳池的力气也没有了。老师们硬是把我拉上游泳池的岸上。一上了岸，就一口气把含在嘴里的水都吐了出来。不知道脸上的水是被游泳池打湿的还是泪水，总之是胸口很疼很闷……。一想到全校的学生都在看着自己这副惨不忍睹的样子，连自己都讨厌自己的不得了。

总之是不习惯的事很多。这样的学校生活过了几个月之后，同学们也不来找我说话了。我也变得没话了，或者说是连说话的心气也没有了。有一天，感到心脏突然剧烈地跳动、胸口苦闷、全身也抖个不停，被救护车送到了医院。我得的是恐慌症。

后来，动不动就出现相同的症状，总是要叫救护车。

那之后，进到浴室冲过淋浴后，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下来。早上起来，枕头上也落下大把大把的头发。头上到处都是像乒乓球一般大小的光秃秃没有头发的地方，我这是得了斑秃症。

到了后来，已经没法隐瞒了，干脆就把头发剪短，带上了假发。但是，也许是假发太便宜的缘故吧，谁见了都能看出那是假发。特别是上体育课的时间，要跑、跳的时候，因为生怕假发掉下来，就用手按着熬过来。

辛苦的不光是我一个人。我父亲也一样，在公司里被年轻人当傻瓜看，据说还有人专门到社长那里说我父亲的坏话，比如说教了几遍也没记住，都说过了竟然不去做。遇到的都是不习惯的事，很是辛苦。

另外，我父亲和指导员一起到好多地方去参加过就职面试，好不容易被录用了，可是 3、4 个月就辞职，然后再去找，就这么来回折腾。

接下来的一天又一天，从学校一回来，就能看到我父亲也不打开房间的电灯，只是坐在能看见大海的窗户边漫不经心地抽着烟。黑暗的房间里，点着火的烟头的光亮就像萤火虫一样，亮一下消失，又亮一下又消失。

到了后来，我父亲干脆辞去了在公司的工作，当起了卡车司机。他说，开长途运行的大卡车的司机的收入好，后来也经常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夜里才回来的时候。有时也会在和我母亲说话时吐露出开车时会有睡意袭来、很怕夜里开车、可是无论如何也必须按着规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这样的话。

那时，在父母要洗的衣服中，红色的裤衩和红色的袜子明显地多了起来。问了我母亲才知道好像是听中国的亲戚讲，红色的裤衩和红色的袜子能驱邪除魔，穿在身上比较好才这样做的。

大概是中学三年级的时候的事吧。我们一家人坐着我父亲开着的车去买东西。突然后边的车超了我父亲的车，驶到了我们的前面。接着

我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眼珠子就像是要从眼睛里蹦出来一样，瞪大了眼睛不顾一切地踩着油门，以特别快的速度要超越前面那辆车。我和我母亲拼命地叫着：“别这样，停下，危险，太危险了！”可是，我父亲根本听不进去，只是拼命地追赶前面那辆车。超越那辆车之后，狠狠地踩住刹车器，车子发出刺耳的“吱…兹…”的声音，急速地减下速度来。只差一点而就撞上了。我的心脏急剧地跳动，声音都叫哑了，那时真是感到了一种恐怖。

那之后，我父亲这样的事又反复了好几次，我母亲向父亲建议说：“开车的工作别做了吧”的时候，我父亲带着叹气声说到：“不做这个工作，我还能干什么呢？”

还有一次是我上高中时的一个星期天。住在楼下的一位奶奶突然来到我家说：“你家的脚步声和开关门声太大了，请注意点儿。”那时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父亲突然暴怒起来，另外又怪异地瞪大眼睛，冲进厨房拿出菜刀，举向站在门口的那个奶奶。父亲异常亢奋、大声嘶力竭地叫到：“我杀了你，杀了你。”那时，我终于意识到我父亲的异常状态了。

好像是那以后的几年之后，有一天我父亲说身体有些倦怠。我们一看，他的白眼珠和皮肤都泛了黄色，就急急忙忙赶到医院。检查的结果一出来，当天就住了院。那之后住院出院反复了好几次。

病情恶化之后的某一天，住院中的父亲提出无论如何也想回家。医院的医生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感冒。回家后的第二天，一个冬日的早上，不知为什么我父亲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阳台上，我说“爸爸，外边太冷了，会感冒的”，我父亲只是说：“我知道。”可就是不进到屋子里。第二天回到医院时，发起烧来，病情更加恶化了。

那时，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父亲或许是在有意使病情加快恶化。2008年，我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去世时62岁。去世的前一天，我父亲留下了唯一的一句话：“把我的骨灰埋到中国。”

遗华孤儿中的很多人不仅有日语问题，生活习惯也不适应。归国者第一代本人、配偶以及孩子们有患有心理问题的人，还有得抑郁症的人，这样的人我周围也有很多。现在想来，那时要是错走一步的话，今天，我就不会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。

回到前面的话题上吧。高中二年级时，我的斑秃症很严重。到好多医院都看过，但是完全看不到治好的兆头。那时，中国的亲戚建议说：“中国有好医生。”所以夏天时就全家一起回中国了。

那时，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。我丈夫与我至今为止遇到的人完全不同，实在是个很爱笑的人。无意中说的每一句话都令人忍俊不禁。

并且，有关现在的社会、历史、健康等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，还总是很开心地给讲这些。在一起，我会得到很多激励，觉得到现在为止的灰暗的人生突然变得光明起来了。

第二年，我和我丈夫结了婚。那时的我 21 岁，高中三年级，还没毕业。虽然是结婚了，可我还是穿着校服去上学。我丈夫在中国的医科大学毕业后，来到了日本。因为不会日语，在工厂工作，每月有 12、3 万日元的收入。

因为没有住的地方，我们就拜托市役所看看能不能给想办法，最后我们借到了一所很旧的 2 层楼的市营住宅的房子。

因为工资很低，想买的东西也买不起，可我丈夫说，即使这样也想把家弄得漂亮一点儿。我们决定给颜色最显破旧台阶刷刷漆，就一起去了居家乐，刚好那里只有粉红色的油漆在减价出售。

“那，就买那个吧。”我丈夫笑着立刻做出了决定。

“楼梯？粉红色的？这能行吗？”我疑惑地问。

“显眼又明亮，不好吗？”我丈夫一副满心想买的样子。

就这样，我们把楼梯漆成了粉红色。我丈夫常常为楼梯的粉红颜色发笑。

“粉红色，又明亮，好吧！”我丈夫向周围的人和朋友们这样夸耀。

后来，我们才知道市营住宅是不能随便漆成粉红色的。（笑）

在公司，我丈夫也会被公司的先辈斥责，但是他总是一副开心的样子过日子，就像是没事儿似的。我想我丈夫一定是天生的乐天派吧。

虽然并不富裕，但是不知不觉中每天都有了欢声笑语。我的头发在中国治疗后也慢慢地长了出来，恐慌症也不知不觉地治好了。

一看到我丈夫，不知为什么竟会觉得到现在为止的自己很傻。回头想想看，也没什么大事，或许是太在乎各种各样的事了，结果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压力的承载体。的确是经历了太多艰难的事，但是现在即使想要想起过去的那些事，那些在当时应该是很辛苦的事，可是很多细节的地方都几乎想不起来了。为什么曾经那么苦恼呢，现在觉得很不可思议。

2002年，因为要去广州工作，我们就带着当时小学一年级的女儿一起去了中国。女儿出生在日本，因为在家里几乎不用中文，所以几乎不会说中文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连和女儿商量也没商量，就给一家住宿小学付了半年的学费，让女儿到那里上学去了。休息日女儿一回到家就说：“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宿舍，话一点儿也听不懂，我不愿意在那儿。” 假期结束，学校来车接学生时，女儿大声哭着说：“我不想回去！” 女儿就是不上车，那哭声几乎整条街都能听到。

现在想来，真是对女儿对了一件很伤孩子心的事。半年后，我们给女儿转学了。由于之前的住校生活，女儿的中文进步多了。那之后，我

儿子出生，家里变成了4口人。我儿子学话学得很快，但是一旦不用，忘得也一样快。

女儿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这回是日语又不会了，读和写完全都不会了。为此，我们把她放进了当地的日本人学校。之后，2010年女儿中学二年级的时候，为了考日本的高中，我们让她一个人回到了我母亲移住的前桥市，和我母亲住在一起。

之后，2012年，我母亲突然生病连站都站不住了，我和我丈夫商量，就辞去了中国的工作，也一起返回了日本。我在中国住了大约十年，日语也都忘得差不多了。

现在，我女儿上大学四年级，儿子也上中学二年级了。儿子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从中国回到日本。就象我经历过的那样，回到日本后，因为语言的问题以及不适应异文化而受到欺负的事也有，也有被别人从身后指着说“是中国人”的事。

我想，我女儿在中国和日本两边的生活中都会有过很多艰辛的事吧。女儿长大后，在有宿舍的学校里交到很多朋友，当她说每天和同学们一起生活很开心时，我真是很高兴。

作为母亲，对于出生在像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，对于他们的境遇我真是感到很对不起他们。不过也只能是守望他们，在心里祈祷他们能成长成更坚强的孩子。

我母亲，作为没有父母的孩子，曾经一直隐瞒自己是日本人。在动乱的中国，总是不得不看着周围人的脸色畏畏缩缩地活着。

我想，如果我母亲不是遗华孤儿的话，她一定会有更多笑容，会更自信地活着吧。

有关遗华日本人的问题，在此希望大家了解的是，由于战争的原因，有像我母亲一样不得不在那样的境遇中活着的人，并且这场战争影响到的不只是第一代本人，还会影响到配偶者、第二代，甚至这种影响还会延续到第三代。因此，我想向下一代人、下一代的下一代人诉说：绝对不能再发生战争。

谢谢大家的倾听！